**中共一帶一路戰略的進展與阻力**

胡聲平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摘要**

自2013年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至今已近五年。各方對「帶路倡議」解讀不一，大致而言，其目標是統籌中國大陸內外兩個大局，對內而言，其目的是為對外輸出中國大陸國內過剩產能，尋找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對外而言，其目標則向亞洲西部大陸發展，緩解美國在亞洲東部太平洋地區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壓力。本文旨在從政策的角度入手，並採取國際政治經濟及地緣戰略之相關理論觀點，分析中共過去近五年的時間中，在「一帶一路」的推動上有何進展，又遭遇那些阻力。由於中共「一帶一路」的重點工作在於基礎建設，如發電廠；交通，如高鐵、港口，以及能源等項目上，故本文在討論中共推展「一帶一路」時，討論重點會置於這三個主要項目上。透過本研究，將有助於吾人了解中共「帶路倡議」的推動狀況及其遭遇的困難與阻力，並了解相關國際政治經濟理論及地緣戰略理論對「帶路倡議」的解釋力。

關鍵詞：一帶一路、帶路倡議、地緣政治、功能主義、新現實主義

**當代治理─新時代的治理 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中華民國107年5月31日至6月1日

**（初稿請勿引用）**

**壹、前言**

2013年9月7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演講時，首次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10月3日，在印尼國會演講時，習近平提出了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1]](#footnote-1)2014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袖峰會中，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媒體稱此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2015年中國大陸成立與一帶一路相配套的「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至2017年年底其成員增加到80個，超過歐洲及亞洲開發銀行的規模。在此背景下，2017年5月，中國大陸在北京舉辦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28國元首及100多國代表參加，共同討論如何重塑21世紀的全球經濟格局及新世紀的「新全球化」路線圖。[[2]](#footnote-2)

各方對「一帶一路」戰略解讀不一，大致而言，其戰略目標是統籌中國大陸內外兩個大局，對內而言，其目的是為對外輸出中國大陸國內過剩產能，尋找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對外而言，其目標則向亞洲西部大陸發展，緩解美國在亞洲東部太平洋地區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壓力。亦有分析指出「一帶一路」戰略還有兩項更深層的意涵，一是為提供「一帶一路」建設之資金需求，因此中國大陸主導設立亞投行，這是中國大陸首次主導籌建國際金融組織，意味著中國大陸已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轉而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二是中國大陸展現了整合歐亞經濟的企圖與雄心；代表中國大陸有意成為歐亞經濟整合的領頭羊。

美國、歐盟、日本、澳洲及印度等大國都對「一帶一路」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面對國際間認為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具有政治及軍事野心的相關質疑，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8年4月11日在海南省舉行的博鰲論壇上表示，「一帶一路」不像國際上所稱是中國的一個陰謀，要有也是「陽謀」。[[3]](#footnote-3)究竟習近平口中的「陽謀」進展如何？已對中國大陸自身及沿線國家造成哪些影響？又受到哪些阻力？這些問題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以下第二節將簡介「一帶一路」戰略的內容；第三節將探討「一帶一路」戰略的理論與政策內涵；第四節將說明「一帶一路」戰略的進展及影響；第五節討論「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阻力；第六節為結語。

**貳、帶路倡議的內容**

2013年9月和10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2014年11月中國大陸做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東道主，正式向以「一帶一路」為名，倡議歐亞經濟合作（「一帶一路」路線圖，參見圖1）。

「一帶一路」最初是一個合作發展的概念，而非某個實體或機制。其中關陸上絲綢之路之講法，並非最近才出現，早在1999年「上海五國」元首在比什凱克開會就提出復興絲綢之路之主張，當時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會中表示「中亞是溝通東西方的橋樑，復興絲綢之路是時代的要求，有利於促進本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4]](#footnote-4)

　　「一帶一路」的目標是要藉由和這兩條路徑經過的國家相互合作，打造成為政治相互信賴、經濟相互融合、文化相互包容的共同體，因此，它會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軸，創造出政治、經濟、文化相互融合的「生命共同體」。習近平在2013年9月就曾提出，2014年再新增「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構想。[[5]](#footnote-5)

　　2015年3月28日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絲調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6]](#footnote-6)這是習近平主政下所提出統籌外交政策與國內經濟發展政策的大戰略。最初目標為域基礎建設項目，其後計畫範圍不斷擴大，重點置於加強政策協調、金融一體化、貿易自由化及人民與人民間的感情連通。[[7]](#footnote-7)

「一帶一路」沿線經過了亞、非、歐26國，合計44億人口、21兆美元的經濟規模，十年內將陸續投資1.6兆美元經費在公路、鐵路、港口、油管、橋樑、輸電網路、光纜傳輸等大型基礎設施，將衍生龐大商機，因而受到周邊國家高度重視。為資助這些投資，北京籌設了1,0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1,000億美元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人民幣50億元的海上絲綢之路銀行。其中基礎建設銀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都將由北京出資半數500億美元主導。

由於幾乎由北京主導，類似二次戰後美國為復興歐洲所創的「馬歇爾計畫」，因此「一帶一路」也被媒體稱為「中國的馬歇爾計畫」。[[8]](#footnote-8)整體來看，「一帶一路」的架構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端是東亞經濟圈，另一端是歐洲經濟圈，中間經過許多腹地廣大的開發中國家。「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點是暢通三條路：(1) 中國大陸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之路；(2) 中國大陸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之路；(3) 中國大陸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之路。亦即陸上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大陸－中亞－西亞、中國大陸－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則有二：(1) 是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2) 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亦即海上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並特別強調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連結。



**圖1　「一帶一路」路線圖**

資料來源：陳柏廷，〈一帶一路揭藍圖3條黃金路線〉，《中國時報》，2015年4月15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15000463-260108。

簡言之，「一帶一路」規劃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國大陸—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中國大陸—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六大經濟走廊」；交通方面，包括印尼雅萬、非洲亞吉、蒙內等鐵路項目，以及希臘彼里夫斯港（Piraeus）、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等港口項目，中白工業園、孟加拉國帕德瑪大橋等項目。[[9]](#footnote-9)

**參、帶路倡議的理論與政策意涵**

**一、理論意涵**

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之後，對於其性質及理論意涵，有許多的討論。在性質上，中國大陸官方對外稱「一帶一路」為倡議，但亦有中國大陸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未來三十至五十年的大戰略規劃，[[10]](#footnote-10)許多西方國家的學者亦從戰略的角度看待「一帶一路」，[[11]](#footnote-11)本文亦採取此一觀點。

在其理論意涵方面，中外學者在分析「一帶一路」時，地緣政治經濟的是被採用最多的理論觀點，例如台灣學者王俊評及張登及就採地緣政治之觀點對「一帶一路」進行解析，[[12]](#footnote-12)有西方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是一種「地理─功能制度主義」的計畫（Geo-Functional Institutionalist Project），[[13]](#footnote-13)另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是對於地緣政治的理論創新（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geopolitics），[[14]](#footnote-14)也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是一種具有北京風格的中國觀點全球化（China’s vision for globalisation），且具有地緣政治的考量，[[15]](#footnote-15)亦有學者提出「一帶一路」是「地緣發展主義」（Geo-developmentalism）之觀點，[[16]](#footnote-16)本文作者則曾從國際關係理論新現主義的觀點分析「一帶一路」，認為該戰略是中國邁向霸權的明證。[[17]](#footnote-17)簡言之，目前學界對於「一帶一路」理論探討，主要是從地緣政治、發展主義及爭霸的觀點入手，來說明其理論上的意義。

**二、政策意涵**

（一）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意涵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大陸「出去」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是中國大陸企業邁向新市場，擴大投資並深化與各國商業往來的重要手段；同時，「一帶一路」為中國大陸提供了由政府驅動的平臺，推動中國大陸加大地區影響力，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新動力，由此承擔越來越重要的責任，並在國際舞臺發揮重要作用。[[18]](#footnote-18)

具體而言，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效應包括：第一，透過基礎建設、廣結善緣，並將影響力深入中亞、南亞、東南亞、東歐、西歐；第二，透過基礎建設的提供及回購規定，使得中國大陸的鋼筋、水泥、太陽能得以輸出，消化過剩產能；第三，擺脫日本在亞洲開發銀行（ADB）上的牽制，利用基礎建設、資金的輸出，推廣中國製、中國認證與標準，例如：高鐵、工程標準，乃至電子商務的規範；第四，提升並擴大中國大陸的貿易利益，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廣，貨櫃、運輸、物流的便利及經濟的成長，有助於大陸貿易效益的展現，乃至跨境電商的輸出；此外，能源、礦產的取得也是中國大陸的關鍵考量。[[19]](#footnote-19)

（二）對其他國家的政策意涵

「一帶一路」戰略自提出之後即得到了來自全球各國的廣泛關注。美國國防大學2017年10月發表的1份研究報告指出，對大陸而言，「一帶一路」產生的戰略利益包括：加強中國大陸南部和西部邊區的穩定，促進能源安全，以及增加大陸在歐亞心臟地帶的影響力；大陸理解美日印三國對大陸影響力的增加特別敏感，也預判它們會以個別或集體的方式來阻止大陸的任何擴張意圖；但美國專家並不希望因此出現中美對抗的局面，他們給政府的建議包括：一是以維持強有力的美中經濟關係來保持歐亞地區的戰略平衡；二是研擬替代性的區域基礎設施發展計畫；三是信守對區域周邊夥伴國家的承諾。[[20]](#footnote-20)

學者章立凡認為，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等相關項目，對非洲國家進行「資源抵押」的「放貸方式」，已經控制很多非洲國家的經濟資源，未來有可能進一步推進龐大「紅色帝國」夢想，因此「中國夢」繼續延伸，不僅是在中國大陸內部，而且可能想把中國大陸這套擴展到全世界；章立凡認為中國大陸透過人民幣國際化，通過「一帶一路」建立人民幣結算的市場，把國內的通膨和經濟問題轉移出去，讓全世界來承擔。這是學習美元做法，就是靠印刷機來解決國內問題的機制；所以，邀請國際社會共襄盛舉的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畫，不僅只是個釋放過剩產能，以及尋找經濟出路等問題；背後還涉及讓國際社會，來共同承擔中國大陸風險的精細盤算。[[21]](#footnote-21)

**肆、帶路倡議的進展與負面影響**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項目是交通建設、如鐵路、公路、港口、能源及其他基礎建設。摩根史丹利預估，未來10年「一帶一路」投入金額可能會擴大至1.3兆美元。[[22]](#footnote-22)「一帶一路」推出四年多以來已有相當進展，愈來愈多的項目從規劃進入落實期，但亦因中國大陸對沿線國以貸款之方式推動，造成了不少負面影響。

1. **總體進展**

中共為推動「一帶一路」戰略，除設立亞投行外，於2018年3月新設「國際發展署」，[[23]](#footnote-23)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18年4月18日記者會上表示，「一帶一路」是陽光倡議並著眼於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目前已得到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響應支持，80多國和國際組織與大陸簽署合作協議。[[24]](#footnote-24)

根據中國大陸統計資料顯示，2015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服務及外包合同金額為178.3億美元，2016 年新簽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合同額達1260.3億美元，成長超過7倍。[[25]](#footnote-25)2017年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額超過7.4萬億人民幣（約1.2萬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上升17.8％。同年，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144億美元，佔同期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比2016年的8.5％顯著提升。[[26]](#footnote-26)

「一帶一路」發展至今，已不再是中國大陸一方的主張。聯合國大會早已替「一帶一路」背書，認為它有許多項目都是與基礎設施建設有關，可藉此提高沿線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能力，這對落實聯合國的「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目標有很大幫助，更可為推進公平有效的全球化作出非常重要的貢獻；國際貨幣基金（IMF）已與中國人民銀行合作，將啟動「中國-IMF聯合能力建設中心」，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各類培訓課程，並支援其能力建設。[[27]](#footnote-27)

**二、基礎建設進展**

（一）鐵路建設

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戰略 的基礎。「一帶一路」由基建做為火車頭列車，以啟動龐大經濟動能，替中國大陸進行產業轉型與經濟擴張。最具代表性的首推經由鐵道輸出建構完整的鐵道產業鏈。[[28]](#footnote-28)在這項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大陸在全球各大洲均有高鐵的規劃，包括：橫跨中亞腹地的塔吉克斯坦瓦赫達特─亞灣鐵路、貫通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昆明─新加坡高鐵、跨越東歐心臟地帶的匈牙利至塞爾維亞鐵路，橫跨非洲內陸連接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和吉布地首都吉布地市的亞吉鐵路，以及連接海陸絲綢之路的瓜達爾港和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戰略規劃的版圖還擴展至紐西蘭、英國，甚至北極地區。[[29]](#footnote-29)

「一帶一路」已取得多項重要的交通建設合作，中寮鐵路計畫於2020年通車；大陸與巴基斯坦共同合作的「中巴經濟走廊」計畫，瓜達爾港已於2015年完成，貫穿巴國的鐵公路系統也在興建中；大陸也協助斯里蘭卡興建馬特拉機場；[[30]](#footnote-30)此外，中國大陸與泰國的泰中鐵路合作專案建設亦已進行，以加強泰國在中南半島的交通樞紐地位。[[31]](#footnote-31)

「一帶一路」戰略在交通建設的重要目標，是提升中國大陸產業在全球的價值。全球約60％已建成的高速鐵路都在中國大陸境內，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採納中國大陸的高鐵技術作為國家標準，中國大陸高鐵便成為廣泛地區的技術指標；中國大陸得標的雅加達至萬隆高速鐵路項目便是範例，印尼同意在全長142公里、連接印尼首都和西爪哇萬隆的高鐵項目中採用中國大陸的高鐵技術，意味項目將全面使用中國大陸的標準、技術、設備和工程系統，[[32]](#footnote-32)這也是中國大陸擊敗對手日本、「走出去」的海外第一個高鐵合同。[[33]](#footnote-33)

（二）港口承租

中國大陸欲強化自己的地位，鼓勵中國大陸企業參加海外策略性港口計畫競標。2015年中國大陸企業以[3.88億美元](http://books.google.co.in/books?id=MTn3DAAAQBAJ&pg=PT121&lpg=PT121&dq=Darwin’s+oldest+families+are+Chinese,+descendants+of+migrants+from+the+mid+to+late+1800s,+who+panned+for+gold+at+Pine+Creek+and+worked+in+town+as+tailors,+bookmakers,+chefs+and+hairdres)取得澳洲達爾文的一處深水港租約，該港口是超過1000名美國海軍的家；2016年中國大陸企業以4.36億美元，買下希臘的地中海港口比雷埃斯夫（Piraeus），這個港口將在「一帶一路」計畫中歐洲版圖中發揮[龍頭（](http://www.nytimes.com/2017/08/26/world/europe/greece-china-piraeus-alexis-tsipras.html)[dragon head](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6/world/europe/greece-china-piraeus-alexis-tsipras.html)[）](http://www.nytimes.com/2017/08/26/world/europe/greece-china-piraeus-alexis-tsipras.html)角色；中國大陸的漢班托塔港租約在2017年夏季成定局，斯里蘭卡可因此削減對中國大陸欠下的11億美元債務；非洲的吉布地共和國因欠中國大陸[數十億美元](http://www.nytimes.com/2017/02/25/world/africa/us-djibouti-chinese-naval-base.html)龐大債務，中國大陸因而得以於2017年以每年2000萬美元的租金，在該國家建立中國大陸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34]](#footnote-34)

（三）能源建設

能源建設以核能發電為突出。2016年迄今，中國大陸先後與泰國、肯亞、英國等簽署核能發電合作協議與計畫案；中、法電力集團及英國政府於2016年9月29日簽署新建核電工程協議，這項號稱全球造價最高、達180億英鎊（約7200億台幣）的核電廠計畫案中，中國大陸出資三分之一、約2500億新台幣，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向外走」的核電廠。此一核電廠計畫採用的「華龍一號」核島技術，即源自1987年興建之廣州深圳大亞灣核電廠－援引法、英、美等三國核能技術建成。通過在中國大陸國內興建及營運核能電廠的經驗，整合而成「華龍一號」核島技術。再由中國大陸核能發電興建龍頭「中核集團」，負責技術整合向外推展。[[35]](#footnote-35)

（四）移動通訊對外輸出

中國大陸也希望把電信、物聯網及電子商務等數位產業納入「一帶一路」戰略，稱為「數字絲綢之路」。這條數位高速公路可望令中國大陸再次成為連接不同經濟體的核心，成就規模前所未見的跨境電子商務，而中小企業亦可望進一步參與全球供應鏈和進軍國際市場。中國大陸的網路巨頭已經在東南亞的電子商務、數位支付、共用汽車及汽車召喚服務等領域作了不少的投資。[[36]](#footnote-36)

根據中國大陸的分析，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企業在通過移動應用產品及相關合作，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以越南為例，據GameK.vn（越南的手機遊戲網站）報告顯示，2015年-2016年越南手機遊戲市場總收入達1.16億美元，其中超過60％手機遊戲為「中國出品」。移動通訊業原屬處女市場的巴基斯坦，其移動通訊應用全部仰賴中國大陸輸入；當地開發商直接與來自中國大陸的運營商實施「合約綁定」，2015年的資料顯示，中國移動通訊業在巴基斯坦的資料業務收入已達3億多元美金。[[37]](#footnote-37)

總體來看，中國大陸經由「一帶一路」戰略，投資 帶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來帶動營建業，利用「基建輸出」解緩中國大陸內部產能過剩的問題，並發展雙向經貿市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為中巴經濟走廊，2015年完成興建的瓜達爾港、興建中貫穿巴國的鐵公路系統、伊朗－巴基斯坦石油天然氣管道、預定的水利、風力、太陽能發電、移動電信、工業園區、自由貿易區等，為中國大陸建築、能源、冶金等產業全盤性輸出。兩國簽訂50多項合作協議，整體計畫案規模高達460億美元（約1兆4千億台幣），巴基斯坦寄望完成後，助其達成「亞洲之虎」的訴求。中國大陸在藉其連結南北絲路、鞏固油源，以及南中國海至印度洋的戰略地位的宗旨同時，可在中南半島與東協各國（越南、柬埔寨、緬甸、寮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建構其「基礎建設」衍生而成的營建業產業鏈。[[38]](#footnote-38)

**三、對沿線國的負面影響**

「一帶一路」龐大的規模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援。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從2016年至2030年，亞洲地區將需要高達26兆美元的資金以支持基建項目發展。[[39]](#footnote-39)國際貨幣基金（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David Lipton）憂心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基建債務規模愈來愈大，國家財政恐無法負荷，認為該立即建立一些相關機制，以確保發展中國家不會再次面臨債務危機。[[40]](#footnote-40)

利普頓的擔心已為成為真實。中國大陸為了在亞洲、非洲和歐洲等68國推動「一帶一路」，耗資高達8兆美元（約235兆台幣）；但這項策略居然讓吉布地、吉爾吉斯、寮國、馬爾地夫、蒙古、蒙特內哥羅、巴基斯坦、塔吉克等8個國家，陷入財務危機。[[41]](#footnote-41)其中非洲國家吉布地對中國大陸負債額已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91%。前美國財政部官員的莫里斯（Scott Morris）認為，如果這些國家無法償還債務，這些趨勢將使中國大陸宰制國家的經濟。[[42]](#footnote-42)

斯里蘭卡的案例具有代表性，2017年12月斯里蘭卡因償還不出開發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的10億美元（約293億台幣）貸款，被迫租借港口給中國大陸一間國有企業99年；原本斯里蘭卡只有中國12%的債務，在「一帶一路」推動後，上升到17%左右。[[43]](#footnote-43)中國大陸開發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讓當地漁民流離失所，引發俾路支省當地居民抗議。當地政府前經濟顧問班嘉裡（Kaiser Bengali）估計，港口的收入91%將流向中國大陸，而巴基斯坦當局的收入只有9%。[[44]](#footnote-44)

**伍、一帶一路戰略的阻力**

如前節第三項所述，看似互惠的「一帶一路」，卻藏著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地緣政治與該計畫成果遠不如中國大陸預期等風險。[[45]](#footnote-45)

**一、中共政策造成的阻力**

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經濟實力，加以透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融資，共建多角化的自由貿易網絡，並完善區內融資機制，進而形成經濟一體化市場。若能成功，將帶動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的全球影響力向上提升，建立一個橫跨歐亞大陸、超過2/3世界人口及占全球GDP過半的經濟共榮圈等規劃與遠景，確實有馬歇爾計畫的意味。但有別於馬歇爾計畫，在現行一帶一路計畫的項目中，中國大陸扮演的主要角色是「放款者」，而非「援助者」。尤其是在預定的四大資金池──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可提供資金遠不足計畫所需的情況下，目前多依靠中國大陸「融資」給參與計畫的開發中國家發展基礎建設。[[46]](#footnote-46)

對這些向中國大陸貸款的開發中國家而言，一旦出現還款問題，在債務協商過程中，該等國家將喪失部分政策自主性，基礎建設也會被中國大陸接管用以抵債。例如2017年12月斯里蘭卡還不出開發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的10億美元貸款，只能租借港口給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長達99年，且當「好的資產」被接管後，便陷入對中國大陸融資依賴和債務日深的惡性循環；另一案例是與中國大陸聯手打造「中巴經濟走廊」的巴基斯坦，將向中國大陸貸款620億美元。對此，世界銀行和IMF均發出警告，由於中國大陸提供的貸款利息高達7％，可能使巴基斯坦難以負擔而再度舉債；屆時將形成對中國大陸的債務成癮現象，這即是不少外交專家擔心會尾隨一帶一路而來的「債務陷阱外交」。[[47]](#footnote-47)

中國大陸也利用相同策略在土庫曼斯坦，藉此確保以自我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天然氣管線；其他幾個國家，從阿根廷到納米比亞、寮國都難逃中國大陸的債務陷阱，為降低債務只能屈服在中國大陸之下；肯亞對中國大陸欠下的巨債，將導致東非門戶─其最繁忙的港口孟波薩（Mombasa）變成下一個漢班托塔港。[[48]](#footnote-48)

債務陷阱外交看似對中國大陸有利，卻也有五大風險：[[49]](#footnote-49)首先，有許多案例顯示隨著民眾反對國家自主性流失，並對援助國產生反感，進而轉向支持不同政治立場的領導人，導致之前的經援付諸東流；其次，中國大陸恐無能力長期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足夠的融資，使一帶一路計畫的推展恐見遲滯；第三，一帶一路計畫的部分參與國家經常帳逆差龐大，且經濟基本面不被看好；第四，中國大陸現今處在經濟發展轉型的關鍵期，經濟成長趨緩、產業結構面臨轉型階段，若中國大陸持續提供巨額的對外援助，可能招來反彈，影響內政的穩定運作；最後，一帶一路沿途是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區域，地緣政治風險極高，加以宗教極端勢力大、恐怖主義盛行，使政權更替的情況頻繁。

簡言之，一帶一路計畫雖為中國大陸打開走向區域性經濟強權的大門、為其他參與計畫的國家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但有許多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潛藏其中。

1. **大國的反對**

（一）歐盟國家

　　歐盟認為中共正在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4%b8%96%e7%95%8c%e7%a7%a9%e5%ba%8f.html)，而「[一帶一路](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4%b8%80%e5%b8%b6%e4%b8%80%e8%b7%af.html)」是建立這個新的世界秩序的中心，它涉及數十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在中國大陸與歐洲、非洲、拉美之間以及亞洲內部建構經濟與貿易走廊。但歐洲人對此有些質疑，認為「[一帶一路](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4%b8%80%e5%b8%b6%e4%b8%80%e8%b7%af.html)」缺乏國際標準、透明度、環境保護的保障、平等的競爭條件和公開的招標。也有人發出警訊稱，較小的國家容易陷入債務陷阱，並造成對中共的高度依賴。[[50]](#footnote-50)

　　中國大陸以「一帶一路」為名在各國推動基礎建設，發包過程中卻獨厚中國大陸企業，造成歐盟國家不滿；歐盟執委會正研擬一份檔，要求成員國與中國大陸合作時，遵守發包的透明度、環保和工作條件等原則；例如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執行長弗裡德里希（Juergen Friedrich）批評，由中國大陸國有銀行支持的計畫，對外看起來煞有介事，但是招標過程不透明，高達八成由中國大陸企業得標，外界要等到發包後，才知道計畫已經招標。[[51]](#footnote-51)

2018年2月17日，德國外交部長西格瑪·加布裡爾（Sigmar Gabriel）在慕尼克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抨擊「一帶一路」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projects），不利於民主自由，更是獨裁與民主選擇的一場鬥爭，加布裡爾還說，中國大陸利用「一帶一路」基礎建設投資，在其它亞洲國家、歐洲與非洲，宣揚其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體系，甚至輸出恐懼；而且這個共黨國家，除了經濟利益以外，別有所圖，一心想擴張其政治、軍事影響力，加布裡爾提議，歐盟應該發動新倡議，運用歐盟資金，按照歐盟標凖；在東歐、中亞和非洲等地（同樣）推展基礎設施計劃；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力普（Édouard Philippe），就在慕尼克安全會議對他表達支持；因「脫歐」在即，急於在全球尋找新機遇的英國首相梅依（Theresa Mary May），也在2018年1月訪華期間，拒絶在書面文件為「一帶一路」背書，她表示歡迎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但要留意「透明度」，並需符合「國際標凖」。[[52]](#footnote-52)

歐盟二十七國駐中國大使2018年4月中聯合簽署一份報告，僅匈牙利大使沒有簽署，這份報告是歐盟為7月份中歐峰會準備的戰略文件；報告中批評「一帶一路」計畫破壞自由貿易，使中國大陸企業取得有利地位，還分化歐盟國家；該報告指出，中國大陸一方面透過「一帶一路」計畫打造中國式全球化，以追求自身利益，一方面卻利用這個計畫，達到輸出過剩產能、創造新出口市場、確保取得原物料等政治目標，這與歐盟的自由貿易目標背道而馳，並使獲得補貼的中企取得優勢地位。[[53]](#footnote-53)

報告中並指出，中國大陸想要塑造全球化，以滿足自己的利益，如果不強迫中國大陸遵守歐洲公共採購透明度原則，及環境和社會標準，那麼歐洲公司可能無法達成良好合約；歐盟官員也說，中國大陸試圖分化歐洲，以加強與個別成員國的關係。過去依賴中國大陸投資的國家，如匈牙利和希臘，曾表明它們容易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壓力。每當歐洲政客到中國大陸訪問，他們都會受到施壓，要簽署協議，共同推行「一帶一路」。[[54]](#footnote-54)

（二）美國、日本、澳洲及印度

2018年2月，國際媒體報導美、澳、日、印4國正在研擬「一帶一路」替代方案，意圖打亂中國大陸影響力的國際佈局；[[55]](#footnote-55)澳洲外交部長畢夏普於2018年2月18日透露，澳洲、印度、日本及美國正在研議一項亞洲共同基礎建設計畫，這項計畫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方案」。[[56]](#footnote-56)

印度外長在2018年5月7日辛哈（VK Singh）印度中部大城海德拉巴舉行外交部年度會議時表示表示，印度不支持「一帶一路」，因這並非雙方同意計畫，中國大陸也未解決印度對相關主權的疑慮，他並指稱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有特殊目的；因「一帶一路」重點項目、斥資六百億美元的「中巴經濟走廊」，穿越巴基斯坦佔領的喀什米爾地區，印度認為喀什米爾屬於印度領土，涉及印度主權問題；2017年5月，印度總理莫迪就刻意缺席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會。[[57]](#footnote-57)

美國智庫「美國高級國防研究中心」2018年4月公佈報告質疑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並非北京所宣稱旨在推動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該項目是為了準備擴大大陸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存在，報告質疑大陸大力倡導這個高達上兆美元的計畫不僅是為了推動經濟發展，還有透明性等問題。[[58]](#footnote-58)

（三）沿線國家的內部政治經濟考量

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貸款不同，中國大陸貸款需要以具戰略性、重要度高，以及長期高價值的自然資產為擔保；以漢班托塔港為例，它具有印度洋貿易樞紐地位，串聯起歐洲、非洲、中東至亞洲貿易道路，以提供貧窮國家需要的金融交流、基礎建設，中國大陸要求這些國家以礦源或港口的天然資產作為交換條件。[[59]](#footnote-59)以這種方式發揮財政實力，中國大陸要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首先，中國大陸希望將國內過剩的生產力向海外輸出。第二，中國大陸希望增加[策略利益](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one-belt-one-road-loans-debt-by-brahma-chellaney-2017-01?barrier=accessreg)，包含擴大外交影響力、確保自然資源、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成效，以及增加在國際強權中的相對優勢。[[60]](#footnote-60)

中國大陸以長期策略價值為合作夥伴國選擇開發計畫，這讓這些國家在無法收到短期利益的情況下[難以償債](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Fit987609)。這給了中國大陸更多操作空間，例如，要求借貸國交換債務至股權，透過擴大債務國欠債規模，讓中國大陸全球地位提高。[[61]](#footnote-61)

中國大陸上述策略使「一帶一路」在即使是被大陸視為盟友的國家也接連遭遇抵制，因為大陸的巨額投資往往被質疑為一種企圖長期盤踞的殖民策略。2017年7月，在[斯里蘭卡](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斯里蘭卡)與大陸簽定的卡赫班托達港計畫中，由於斯里蘭卡無力償還大陸的巨額貸款，只好出租土地，大陸的國營企業因此將取得長達九十九年的經營權；這一計畫遭到當地民眾強烈反彈，因此目前處於擱淺狀態。[[62]](#footnote-62)

2017年年底，[巴基斯坦](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巴基斯坦)、[尼泊爾](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尼泊爾)和[緬甸](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緬甸)都陸續確認已取消或擱置了中國大陸企業計畫的三大水電項目，這三個價值近200億美元的項目遭到拒絕，使中國大陸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戰略受到衝擊。[[63]](#footnote-63)

簡言之，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阻力同時來自內部及外部，內部之阻力來自中國大陸對外投資之財務風險及相關之地緣政治風險；外部之阻力主要來自歐盟及美日印等大國之反對，以及部分受援國家在基礎建設財務上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可能喪失自主性之憂心與反彈。

**陸、結語**

本文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定位為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大戰略，其目標是統籌中國大陸內外兩個大局，對內的目的是為對外輸出中國大陸國內過剩產能，尋找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對外目標則向亞洲西部大陸發展，緩解美國在亞洲東部太平洋地區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壓力；同時，中國大陸亦有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之目標；中國大陸並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想成為歐亞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在理論與政策意涵方面，地緣政治是中外學者在分析「一帶一路」時使用最多的理論觀點，作者則從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現實主義觀點入手，認為「一帶一路」充分展現了中國大陸欲成為歐亞霸權的企圖。在政策上，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的效應包括：透過基礎建設、廣結善緣，擴大影響力；第二，透過基礎建設的提供及回購規定，輸出並消化過剩產能；利用基礎建設、資金的輸出，推廣中國製、中國認證與標準；以及提升並擴大中國大陸的貿易利益。

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四年多以來，在東南亞、南亞、中亞、東歐及非洲均有進展，重點項目包括交通建設（鐵路、公路）、港口取得及興建、能源建設（如核電廠）及移動通訊之輸出。然而由於中國大陸推動採取「融資」而非「援助」之高利率貸款方式，並要求貸款國提供有價值之擔保品（如港口、礦藏）等，已使部分國家陷入「債務外交陷阱」，使得這些國家暫緩甚至停止與中國大陸之相關建設合作計畫，同時，中國大陸在推動「一帶一路」時，做法並不透明，且違反國際採購規則，亦引發歐盟及美日印等大國之反對。中國大陸如何化解沿線發展中國家對於過度依賴中國大陸融資，及其在中國大陸融資下可能喪失自主性之疑慮，以及中國大陸如何因應歐盟及美日等大國的反對，將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未來能否順利推動，並取得成果之重要關鍵。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帶一路」旨在中國得利！歐盟27國連署反對 〉，《自由時報》，2018年4

月19日，<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2399812>。

〈一帶一路大爆發 新南向何去何從？〉，《工商時報》，2017年12月17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217000206-260202>。

〈中國狂推「一帶一路」 讓8國陷入經濟困境〉，2018年3月6日，《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356725>。

〈中國威脅論被否定？歐媒談中共一帶一路的野心〉，《大紀元》，2018年3月10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3/9/n10205818.htm>。

〈台日合作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工商時報》，2018年04月22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22000183-260202。

〈外媒：紅色帝國「一帶一路」遭遇歐亞美大國掣肘〉，2018年2月21日，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7db6572-1090-446e-be73-4c0e50160e74>。

〈辛巴威總統快倒台 恐衝擊大陸一帶一路〉，《聯合新聞網》，2017年

11月19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14/2828485>。

〈陸推一帶一路 細數沿線建設與成效〉，《聯合新聞網》，2017年9月2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678909>。

〈解析現階段「一帶一路」的發展風險〉，《工商時報》，2018年05月04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04001838-260202。

〈鄰國紛打退堂鼓 中國一帶一路受重挫〉，《聯合新聞網》，2017年12月5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857494>。

刁曼蓬，<一帶一路與中國產業轉型擴張〉，2017年05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091-260202>。

王冬勝，〈「一帶一路」倡議 全速推進〉，《工商時報》，　2018年04月1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0000315-260202>。

王玨，〈中方：將同馬來西亞、泰國等國一道深化“一帶一路”合作〉，《中國新聞網》，2018年03月0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3-01/8457678.shtml>。

王俊評、張登及，〈「一帶一路」之內涵及其對美中關係之影響〉，《戰略安全研析》，118期（2015年2月），頁21-30。

林育立，《一帶一路獨厚中國企業 歐洲國家不滿》，《中央社》，2018年4月17日，<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4170320-1.aspx>。

林勁傑，〈美智庫質疑一帶一路陸：勿戴有色眼鏡〉，2018年4月19日，<https://reader.turnnewsapp.com/cti19/20180419/a4a512ip/q1rjmtlfmjaxoda0mtlfqtrbnteyxzu1/share>。

胡聲平，〈邁向霸權─中共對外政策與一帶一路戰略分析〉，收於郭武平主編，《一帶一路倡議與歐亞合作初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頁125-164。

國務院，〈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5年3月28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查閱時間：2016/08/31。

張德廣，〈新絲綢之路與上海合作組織〉，《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27（6）：11。

許銘洲，〈外媒：紅色帝國「一帶一路」遭遇歐亞美大國掣肘〉，2018年2月21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57db6572-1090-446e-be73-4c0e50160e74>

黃欣，〈大陸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概況 〉，《工商時報》，2018年01月16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16000195-260202。

經濟日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凸顯的深層意義〉，《經濟日報》，2017年5月15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465004。

經濟日報，〈社論：掌握「一帶一路」戰略衍生的商機〉，《經濟日報》，2015年3月13日，版2。

趙春山，〈一帶一路地緣政治效應〉，《中時電子報》，2017年11月19日，<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1119002779-262105>

劉立諭，〈戴德梁行重磅發佈一帶一路白皮書〉，《經濟日報》，2018年1月22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2943090。

盧永山，〈印度：不支持「別有目的」的一帶一路計畫〉，《自由時報》， 2018年5月8日，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198785。

[賴瑩綺](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015)，〈習近平：一帶一路是陽謀〉 ，《工商時報》，2018年04月12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2000290-260203>。

[錢勒尼（Brahma Chellaney）](http://www.upmedia.mg/search.php?sh_keyword=錢勒尼（Brahma%20Chellaney）)，〈債務外交剝削小國 　一帶一路是帝國主義〉，《上報》，2017年12月22日，<http://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31709%3F%3Dfb>

[戴瑞芬](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2Mjk=)、[賴錦宏](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4OTQ=)、[林庭瑤](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U3NTI=)，〈陸新設國際發展合作署 著眼一帶一路〉，《聯合新聞網》，2018年3月15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23/3031854>。

鍾詠翔，〈美日澳印聯手 對抗一帶一路〉，《經濟日報》，2018年2月20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2990522>。

**二、英文部分**

Chan, Geral, ‘”Geo-developmentalism”: Theoris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ugust 17, 2017, https://www.victoria.ac.nz/\_\_data/assets/pdf\_file/0008/913436/Seminar-Flyer-Geo-developmentalism-Theorising-Chinas-One-Belt,-One-Road-Initiative.pdf.

Flint, Colin and Zhang Xiaotong,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外交評論）, Vol. 33. No. 3 pp. 1-24.

Habib,Benjamin and Viktor Faulkn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vision for globalisation, Beijing-style,’ *The Conversation*, May 17, 2017.

Hillman, Jonathan 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ust Become a Strategy,” *Global Economic Monthly*, Vol 6, Issue 5(May 2017),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2fs-public/publication/170510\_gem\_v6\_i5.pdf?ggid4e8hxccpydjwmtsq.

Kaplan,Yimaz, ‘China’s OBOR as Geo-Functional Institutionalist Project,’ *Baltic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7, No. 1(22).

Kennedy, Scott and David A. Parker. “Build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pril 3, 2015),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

1. 〈陸推一帶一路 細數沿線建設與成效〉，《聯合新聞網》，2017年9月2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678909>。 [↑](#footnote-ref-1)
2. 經濟日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凸顯的深層意義〉，《經濟日報》，2017年5月15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465004。 [↑](#footnote-ref-2)
3. [賴瑩綺](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015)，〈習近平：一帶一路是陽謀〉 ，《工商時報》，2018年04月12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2000290-260203>。 [↑](#footnote-ref-3)
4. 張德廣，〈新絲綢之路與上海合作組織〉，《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6期（2007年），頁11。 [↑](#footnote-ref-4)
5. 經濟日報，〈社論：掌握「一帶一路」戰略衍生的商機〉，《經濟日報》，2015年3月13日，版2。 [↑](#footnote-ref-5)
6. 國務院，〈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5年3月28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 [↑](#footnote-ref-6)
7. Scott Kennedy and David A. Parker. “Build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pril 3, 2015),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 [↑](#footnote-ref-7)
8. 經濟日報，〈社論：掌握「一帶一路」戰略衍生的商機〉，《經濟日報》，2015年3月13日，版2。 [↑](#footnote-ref-8)
9. 〈陸推一帶一路 細數沿線建設與成效〉，《聯合新聞網》，2017年9月2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678909> [↑](#footnote-ref-9)
10. 作者於2017年1月5日拜訪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時，傅夢孜副院長便持此種看法。 [↑](#footnote-ref-10)
11. Jonathan E. Hillma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ust Become a Strategy,” *Global Economic Monthly*, Vol 6, Issue 5(May 2017),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2fs-public/publication/170510\_gem\_v6\_i5.pdf?ggid4e8hxccpydjwmtsq. [↑](#footnote-ref-11)
12. 王俊評、張登及，〈「一帶一路」之內涵及其對美中關係之影響〉，《戰略安全研析》，118期（2015年2月），頁21-30。 [↑](#footnote-ref-12)
13. Yimaz Kaplan, ‘China’s OBOR as Geo-Functional Institutionalist Project,’ *Baltic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7, No. 1(22). [↑](#footnote-ref-13)
14. Colin Flint and Zhang Xiaotong,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Review*（外交評論）, Vol. 33. No. 3 pp. 1-24. [↑](#footnote-ref-14)
15. Benjamin Habib, Viktor Faulkn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vision for globalisation, Beijing-style,’ *The Conversation*, May 17, 2017. [↑](#footnote-ref-15)
16. Geral Chan, ‘”Geo-developmentalism”: Theoris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ugust 17, 2017, https://www.victoria.ac.nz/\_\_data/assets/pdf\_file/0008/913436/Seminar-Flyer-Geo-developmentalism-Theorising-Chinas-One-Belt,-One-Road-Initiative.pdf [↑](#footnote-ref-16)
17. 胡聲平，〈邁向霸權─中共對外政策與一帶一路戰略分析〉，收於郭武平主編，《一帶一路倡議與歐亞合作初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頁125-164。 [↑](#footnote-ref-17)
18. 劉立諭，〈戴德梁行重磅發佈一帶一路白皮書〉，《經濟日報》，2018年1月22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2943090。 [↑](#footnote-ref-18)
19. 〈一帶一路大爆發 新南向何去何從？〉，《工商時報》，2017年12月17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217000206-260202>。 [↑](#footnote-ref-19)
20. 趙春山，〈一帶一路地緣政治效應〉，《中時電子報》，2017年11月19日，<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1119002779-262105>。 [↑](#footnote-ref-20)
21. 許銘洲，〈外媒：紅色帝國「一帶一路」遭遇歐亞美大國掣肘〉，2018年2月21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57db6572-1090-446e-be73-4c0e50160e74> [↑](#footnote-ref-21)
22. 鍾詠翔，〈美日澳印聯手 對抗一帶一路〉，《經濟日報》，2018年2月20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2990522>。 [↑](#footnote-ref-22)
23. [戴瑞芬](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2Mjk=)、[賴錦宏](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4OTQ=)、[林庭瑤](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U3NTI=)，〈陸新設國際發展合作署 著眼一帶一路〉，《聯合新聞網》，2018年3月15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23/3031854>。 [↑](#footnote-ref-23)
24. 林勁傑，〈美智庫質疑一帶一路陸：勿戴有色眼鏡〉，2018年4月19日，<https://reader.turnnewsapp.com/cti19/20180419/a4a512ip/q1rjmtlfmjaxoda0mtlfqtrbnteyxzu1/share>。 [↑](#footnote-ref-24)
25. 刁曼蓬，<一帶一路與中國產業轉型擴張〉，2017年05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091-260202>。 [↑](#footnote-ref-25)
26. 王冬勝，〈「一帶一路」倡議 全速推進〉，《工商時報》，2018年04月1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0000315-260202>。 [↑](#footnote-ref-26)
27. 〈台日合作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工商時報》，2018年04月22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22000183-260202。 [↑](#footnote-ref-27)
28. 刁曼蓬，<一帶一路與中國產業轉型擴張〉，2017年05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091-260202>。 [↑](#footnote-ref-28)
29. 王冬勝，〈「一帶一路」倡議 全速推進〉，《工商時報》，2018年04月1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0000315-260202>。 [↑](#footnote-ref-29)
30. 黃欣，〈大陸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概況 〉，《工商時報》，2018年01月16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16000195-260202。 [↑](#footnote-ref-30)
31. 王玨，〈中方：將同馬來西亞、泰國等國一道深化“一帶一路”合作〉，《中國新聞網》，2018年03月0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3-01/8457678.shtml>。 [↑](#footnote-ref-31)
32. 王冬勝，〈「一帶一路」倡議 全速推進〉，《工商時報》，2018年04月1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0000315-260202>。 [↑](#footnote-ref-32)
33. 刁曼蓬，<一帶一路與中國產業轉型擴張〉，2017年05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091-260202>。 [↑](#footnote-ref-33)
34. [錢勒尼（Brahma Chellaney）](http://www.upmedia.mg/search.php?sh_keyword=錢勒尼（Brahma%20Chellaney）)，〈債務外交剝削小國 一帶一路是帝國主義〉，《上報》，2017年12月22日，<http://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31709%3F%3Dfb>。 [↑](#footnote-ref-34)
35. 刁曼蓬，<一帶一路與中國產業轉型擴張〉，2017年05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091-260202>。 [↑](#footnote-ref-35)
36. 王冬勝，〈「一帶一路」倡議 全速推進〉，《工商時報》，　2018年04月1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0000315-260202>。 [↑](#footnote-ref-36)
37. 刁曼蓬，<一帶一路與中國產業轉型擴張〉，2017年05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091-260202>。 [↑](#footnote-ref-37)
38. 刁曼蓬，<一帶一路與中國產業轉型擴張〉，2017年05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091-260202>。 [↑](#footnote-ref-38)
39. 王冬勝，〈「一帶一路」倡議 全速推進〉，《工商時報》，2018年04月1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0000315-260202>。 [↑](#footnote-ref-39)
40. 黃欣，〈大陸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概況 〉，《工商時報》，2018年01月16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16000195-260202。 [↑](#footnote-ref-40)
41. 〈中國狂推「一帶一路」 讓8國陷入經濟困境〉，2018年3月6日，《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356725>。 [↑](#footnote-ref-41)
42. 〈中國狂推「一帶一路」 讓8國陷入經濟困境〉，2018年3月6日，《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356725>。 [↑](#footnote-ref-42)
43. 〈中國狂推「一帶一路」 讓8國陷入經濟困境〉，2018年3月6日，《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356725>。 [↑](#footnote-ref-43)
44. 〈中國狂推「一帶一路」 讓8國陷入經濟困境〉，2018年3月6日，《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356725>。 [↑](#footnote-ref-44)
45. 〈解析現階段「一帶一路」的發展風險〉，《工商時報》，2018年05月0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04001838-260202。 [↑](#footnote-ref-45)
46. 〈解析現階段「一帶一路」的發展風險〉，《工商時報》，2018年05月0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04001838-260202。 [↑](#footnote-ref-46)
47. 〈解析現階段「一帶一路」的發展風險〉，《工商時報》，2018年05月0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04001838-260202。 [↑](#footnote-ref-47)
48. [錢勒尼（Brahma Chellaney）](http://www.upmedia.mg/search.php?sh_keyword=錢勒尼（Brahma%20Chellaney）)，〈債務外交剝削小國 　一帶一路是帝國主義〉，《上報》，2017

    　年12月22日，<http://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31709%3F%3Dfb>。 [↑](#footnote-ref-48)
49. 〈解析現階段「一帶一路」的發展風險〉，《工商時報》，2018年05月0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04001838-260202。 [↑](#footnote-ref-49)
50. 〈中國威脅論被否定？歐媒談中共一帶一路的野心〉，《大紀元》，2018年3月10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3/9/n10205818.htm>。 [↑](#footnote-ref-50)
51. 林育立，《一帶一路獨厚中國企業 歐洲國家不滿》，《中央社》，2018年4月17日，<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4170320-1.aspx>。 [↑](#footnote-ref-51)
52. 〈外媒：紅色帝國「一帶一路」遭遇歐亞美大國掣肘〉，2018年2月21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57db6572-1090-446e-be73-4c0e50160e74>。 [↑](#footnote-ref-52)
53. 盧永山，〈印度：不支持「別有目的」的一帶一路計畫〉，《自由時報》， 2018年5月8日，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198785。 [↑](#footnote-ref-53)
54. 〈「一帶一路」旨在中國得利！歐盟27國連署反對 〉，《自由時報》，2018年4月19日，<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2399812>。 [↑](#footnote-ref-54)
55. 〈外媒：紅色帝國「一帶一路」遭遇歐亞美大國掣肘〉，2018年2月21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57db6572-1090-446e-be73-4c0e50160e74>。 [↑](#footnote-ref-55)
56. 鍾詠翔，〈美日澳印聯手 對抗一帶一路〉，《經濟日報》，2018年2月20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2990522>。 [↑](#footnote-ref-56)
57. 盧永山，〈印度：不支持「別有目的」的一帶一路計畫〉，《自由時報》， 2018年5月8日，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198785。 [↑](#footnote-ref-57)
58. 林勁傑，〈美智庫質疑一帶一路陸：勿戴有色眼鏡〉，2018年4月19日，<https://reader.turnnewsapp.com/cti19/20180419/a4a512ip/q1rjmtlfmjaxoda0mtlfqtrbnteyxzu1/share>。 [↑](#footnote-ref-58)
59. [錢勒尼（Brahma Chellaney）](http://www.upmedia.mg/search.php?sh_keyword=錢勒尼（Brahma%20Chellaney）)，〈債務外交剝削小國 　一帶一路是帝國主義〉，《上報》，2017年12月22日，<http://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31709%3F%3Dfb>。 [↑](#footnote-ref-59)
60. [錢勒尼（Brahma Chellaney）](http://www.upmedia.mg/search.php?sh_keyword=錢勒尼（Brahma%20Chellaney）)，〈債務外交剝削小國 　一帶一路是帝國主義〉，《上報》，2017年12月22日，<http://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31709%3F%3Dfb>。 [↑](#footnote-ref-60)
61. [錢勒尼（Brahma Chellaney）](http://www.upmedia.mg/search.php?sh_keyword=錢勒尼（Brahma%20Chellaney）)，〈債務外交剝削小國 　一帶一路是帝國主義〉，《上報》，2017年12月22日，<http://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31709%3F%3Dfb> [↑](#footnote-ref-61)
62. 〈辛巴威總統快倒台 恐衝擊大陸一帶一路〉，《聯合新聞網》，2017年11月19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14/2828485>。 [↑](#footnote-ref-62)
63. 〈鄰國紛打退堂鼓 中國一帶一路受重挫〉，《聯合新聞網》，2017年12月5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857494>。 [↑](#footnote-ref-63)